

## 【论 文】

# 全球性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威胁中亚安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许涛

席卷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急剧而无序的发展，引起了各地区、各国家主体、各族群占有资源的失衡不断加剧。全球治理意识和手段尚未普遍被接受与采用，处于被边缘化境地的族群从各自文化传统中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极端主义经重新包装后再次被祭起。美国从中东实施战略收缩，置 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后造成的严重政治生态失衡于不顾，急于从中东乱局中退步抽身。由基地组织派生出来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如嗜血怪兽横空出世，不仅挑战着美国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极力打造的中东政治格局，也以空前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吸引着全世界的极端主义分子实践宗教建国梦。中亚各国乃至中国新疆的宗教狂热分子疯狂投身中东和南亚的“圣战”，他们表现出的负能量和未来走向令相关各国担忧。而 2014 年又将是国际安全部队（ISAF）撤出阿富汗的年份，从 2001 年开始由西方势力人为干预形成的脆弱阿富汗国家政治秩序同样面临着失衡后的灾难性前景。

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拓展更广阔战略空间的要求下，中亚是我缓解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压力、现实能源安全、确保西部稳定的重要利益存在地区。面对新一轮全球性宗教极端主义对中亚地区的严重威胁，我应予以足够重视和准确研判，并通过已有合作方式和渠道共同因应可能出现的地区性安全风险。

## 一、全球化语境下极端主义思潮兴起的国际与地区背景

本世纪的前 20 年，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势头超乎国际社会和公共传媒的心理承受限度。技术、资金和劳动力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跨越地域、民族、宗教、文化的传统疆界流动和渗透，强烈冲击着原有的政治制度规范和社会伦理体系。占据着全球化绝大部分优势资源的发达国家在赢得大笔红利的同时，也掌握着将可能产生的风险随意转嫁到他人身上的能力。抓住时机跟上浪潮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快速发展后，在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经济洗牌中仍然步履艰难、甚至面临出局风险。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产业链重组过程中，他们的经济地位不仅没有改善，全球化引起的世界性经济资源配置反而使大量不具备综合优势的经济体趋向更加边缘化的处境。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变着原有的国家关系格局和民族关系格局，全球化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和谐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特征。面对人类社会的又一次现代化进程，处于劣势地位和被边缘化前景的国家与族群开始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遗憾的是与历史上多数时期一样，极端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意识再次被推到前列。

现代科技支持的交通技术和通讯技术使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原有的缓冲带大大缩水，不同质的文明和文化不得不“零距离”相处。在多数人们还不具备相互包容和理解的自觉与能力时，“文明冲突”已并非危言耸听的炒作。而以全球化和现代化领导者自居的发达国家武断地支配着世界文明关系的重新构建，自然会不自然流露出对处于边缘地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歧视和敌对，加大了极端主义者关于西方文明引起东方传统礼崩乐坏、濒临绝境等煽动性解释的蛊惑力。同时，以反现代化的观念来解释现代化失败的原因，以反全球化的思想来抵制全球化对传统的冲击，这种非理性但却易于接受的逻辑，也加剧了众多族群对全球化的抵制心理。尤其是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和中亚、南亚等其他穆斯林聚居地区，他们在世界文明舞台上从来没有得到真正



意义上的话语权。无论是多年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同盟者或反对者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冷战时期曾经是对立阵营各自部分的中亚国家，进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时期后产生的诸多敏感问题，成为极端主义成功实现社会动员的重要国内条件。力量对比上的不对称性，决定了冲突方式的不对称性。“恐怖主义”这个向来是居于强势地位才有资格用来既能打压对手又可占据道义制高点的概念，再一次被全球过度消费。结果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越反越恐”的事实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回避不了的尴尬话题。

从 2001 年的阿富汗战争到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以消灭国家安全威胁为第一目标反恐战争达到了美国的直接战略目的，但却严重破坏了中东和南亚政治力量平衡。接着，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与其说因为强人政治、终身总统的专制与腐败而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美国和西方的眼中失去价值而被抛弃。“阿拉伯之春”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至今仍在中亚地区持续发酵。“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打破了 2011 年美国撤出伊拉克时的政治安排，并以最邪恶的方式在“后美军时代”造成了空前的震撼性影响。即使是在今天，当“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由叙利亚进入伊拉克制造着一起起人道主义灾难时，奥巴马却对伊拉克政局横加干预，引起了马苏姆和马利基之间的内斗。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们不顾大敌当前，竟将大批军队由前线调至巴格达。对此，国际媒体用“集体的恶果”一词概括了当前灾难产生的背景。<sup>1</sup>

中亚地区穆斯林的极端主义影响程度原本较低，经过伊斯兰教传入后的本土化（亦称为“突厥化”）影响、沙皇俄罗斯征服后东正教文化影响以及苏联时期无神论教育影响，滋生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土壤并不丰厚。虽然经历了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前后的“纯净伊斯兰运动”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时期，以及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在内的“三股势力”威胁中亚地区安全的时期，在后来二十多年来的独立建国历史中，中亚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除世纪之交曾发生过区域性的极端主义蔓延和恐怖主义威胁外，多数时期源自宗教极端主义的安全威胁因素基本都处于可控的程度内。

然而，经历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西亚、北非“阿拉伯之春”的振荡对中亚各国意识形态的确构成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并随着各国进入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各种尖锐矛盾的出现而不断瓦解着传统的中亚社会结构。新一轮宗教极端主义正以其特有的方式和内容，使中亚各国及中国新疆信奉伊斯兰教族群的部分信众脱离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趋向接受政治化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潮。

从 2010 年以来，中亚各国安全执法部门发现了多起与中东有关的极端主义分子活动的案例<sup>2</sup>。就连依靠能源战略使国民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并使本国人均 GDP 明显提高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居然也发现了本国公民辗转进入叙利亚参加反政府“圣战”和阿富汗“塔利班”阵营。<sup>3</sup> 近期，这一态势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有继续扩大和升温的趋势。在所谓“迁徙圣战”的口号下，中亚国家公民竟变卖家产辗转进入中亚，参加“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一类的极端主义旗帜下的“圣战”组织，这一波极端主义思潮甚至波及中国新疆乃至西部其他省区。<sup>4</sup> 2013 年底的中吉边境十多名极端主义分子越境后被吉军击毙、2014 年昆明火车站极端主义分子对无辜民众的残忍杀戮、中越边境非法越境的极端分子在被遣返时突袭越军等，数次暴力行动的轨迹都是“出境圣战”、“异地圣战”。加之 2014 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撤离后阿富汗和平前景堪忧，

<sup>1</sup> <http://www.golos-ameriki.ru/content/ag-iraq-levant/1941034.html>

<sup>2</sup> Militant makes jihad calls in Kazakh language, Thursday, 18.07.2013, <http://en.tengrinews.kz/religion/Militant-makes-jihad-calls-in-Kazakh-language-21117/>

<sup>3</sup> Аскар МУМИНОВ: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е боевики замечены в афганском Бадахшане, <http://www.kursiv.kz/news/details/vlast1/Kazahstanskije-boeviki-zamecheny-v-afganskom-Badahshane1/>

<sup>4</sup> <http://trueinform.ru/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26118>



地缘文化和民族人口与阿富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亚地区安全将受到难以预料的冲击。

## 二、新一轮极端主义思潮影响中亚的主要特征

与中亚各国独立初期和独立后国家制度建设成型时期出现的两次宗教极端主义威胁相比，此次在中亚地区极端主义兴起的社会环境已经有很大不同，因而其政治诉求也有着明显的变化。

**首先**，中亚各国国内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告别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的真空期早已过去，中亚各国社会均逐渐树立起各自的主流民族价值观体系。但中亚各国社会转型阶段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在特定社会层面引起的不满，仍能成为接受宗教极端主义的社会原因。作为社会性的原因虽已远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在这种条件下生成的极端主义情绪却往往带有强烈激进色彩。

**其次**，与独立初期和独立后的前 10 年相比，中亚地区周边的西亚、南亚、中东等传统伊斯兰文化区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时，包括土耳其、伊朗、沙特、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内的中亚地区邻国，纷纷将中亚国家锁定为自己进行软实力渗透的目标，而夹杂着极端主义内容的宗教传播是首当其冲的领域。然而，当今的这些国际政治主体自身也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的困境，它们与中亚各国的互动关系也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换位。

**第三**，影响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地区大国关系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最突出的变化表现为：一是美国以“亚太再平衡”为目标进行全球战略力量调整，预示其将海外军力由中东向亚太转移，作为辅助区域的中亚军事存在也将随着从阿富汗撤军而面临削弱或取消（对此学界争论激烈）；二是俄罗斯持续推动欧亚联盟，用区域一体化方式维持其必须的周边战略缓冲区。去年以来，这一努力与西方的遏制与压缩俄罗斯的势头迎面相撞，以乌克兰危机为代表的严重对抗，对俄罗斯原有的与中亚各国的国家关系及安全合作产生微妙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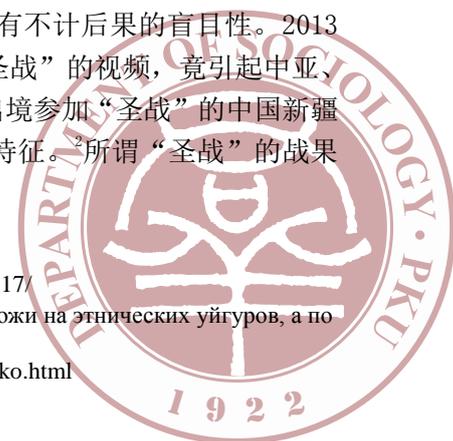
在国内和国际的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当前这一轮宗教极端主义思潮在中亚地区的表现就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建立“伊斯兰国”的空前狂热性。**“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关于在中东、西亚、中亚和南亚建立“大呼罗珊”、“大哈里发国”的主张，在中亚地区引起强烈回应。中亚各国及我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长期处于本国政府严控之下，对现有世俗国家政治体制和多元社会文化早有不满意。将建立“大哈里发国”作为号召穆斯林群众的政治主张，一直是此前活跃于中亚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基本做法，如“瓦哈比主义”、“伊斯兰解放党”（即“伊扎布特”）等。但将这一政治主张付诸实践，并按伊斯兰“沙里亚法”实施行政、司法和社会管理，“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却是首次。由此引发的对中亚地区各国宗教极端主义分子的刺激和因此产生的宗教狂热情绪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对各国社会稳定和地区安全带来的威胁严重也是空前的。

**（二）极端化暴力恐怖行为的盲目性。**以偏执、片面、绝对化的观点诠释宗教信仰，煽动不同信仰、民族、教派间的仇恨，以造成社会对立和冲突，是宗教极端主义分子要达到的策略目标。为强化这种对立和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具体采取的行动往往带有不计后果的盲目性。2013 年 7 月，一名哈萨克斯坦公民在脸谱网站晒出他在叙利亚参加“圣战”的视频，竟引起中亚、俄罗斯及欧美等国网民纷纷跟帖响应。<sup>1</sup> 2014 年 1 月，十余名企图出境参加“圣战”的中国新疆极端主义分子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后被全部击毙，也体现出这种特征。<sup>2</sup>所谓“圣战”的战果

<sup>1</sup> Militant makes jihad calls in Kazakh language, Thursday, 18.07.2013, <http://en.tengrinews.kz/religion/Militant-makes-jihad-calls-in-Kazakh-language-21117/>

<sup>2</sup> Раимберди Дуйшенбиев: Убитые на кыргыз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е внешне похожи на этнических уйгуров, а по экипировке - сепаратистов, <http://www.24kg.org/community/170282-raimberdi-dujshenbiev-ubitye-na-kyrgyzsko.html>



似乎对他们并不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更看重的只是“殉教”的行为。这种盲目性带来的后果是针对“异教徒”实施的暴力恐怖行动的残忍性和宣示性，对地区各国社会稳定和民众心理构成严重冲击

**（三）组织联系的多元性和灵活性。**阿富汗国际反恐战争后，“基地组织”、“塔利班”和来自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У）曾遭重创。然而十多年后，这股势力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与阿富汗、巴基斯坦本土的极端主义势力相结合，经过重组后派生各式各样新名目下的组织，如“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ИДТ）、“安拉使者”（Джамаат Ансаруллах）、“伊斯兰军”（Лашкари Исломи）、“真主战士”（Солдат Аллага）等。<sup>1</sup>他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的组织分布特点，决定了已经碎片化的势力难以在短时间内整合成统一的力量。于是，分散的、小股的、目标不集中的暴力恐怖事件纷纷发生。而且，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等现代联系方式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传播，已在中亚和我新疆引发多起无需组织联系和指示的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事件。这一特征虽然可能使近期暴乱活动呈分散化和盲目化，但同时也带来因无序、突发造成难以及时预警的困难。

### 三、有效应对地区性安全威胁的思考与建议

面对新一轮极端主义思潮对中亚地区构成的严重安全威胁，中国与中亚各国应有同样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亚地区人文地理和地缘政治环境具有超越国家的特殊性。这一特性决定了中亚各国国内安全面临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和共通性，也决定了影响欧亚地区安全的极端主义思潮产生、蔓延和传播时具有的跨国性和区域性。恰恰由于这一特性，我国与中亚各国保障各自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国家目标与维护地区稳定的整体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006年签订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规定，“缔约各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其他缔约方的联盟或集团，不支持任何敌视其他缔约方的行动”。<sup>2</sup>这一重要文件为旨在保障欧亚地区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政治前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亟需发掘更宽广的领域、更深入的程度和更新颖的形式，不如此则难以有效应对近年地区安全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形成可靠的地区合作安全和集体安全稳定共同体。从中国与中亚各国现已形成的国家关系和正在开展的执法安全合作水平考量，可以具体探讨和实践的安全合作扩大与深入的领域主要可包括：

**（一）高层协调。**在新一轮宗教极端主义狂潮冲击面前，坚强的政治决心和明确的国家意志是取胜的最重要前提。我与中亚各国具有共同的稳定需求和一致的安全利益，而且在长期的互信合作中已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在安全方面的合作一直是我与中亚各国睦邻友好合作中最积极、最有效的领域之一。在上合峰会的多边场合和与各国领导人会晤的双边场合，应不失时机地就应对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威胁问题沟通认识、协调立场，明确我愿为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意向，为我与中亚各国安全合作奠定坚实政治基础。

**（二）情报交流。**依据上合组织《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睦邻友好条约》，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开展了相应的反恐情报交流工作，特别是设立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等基本文件的指导下，成为各成员国反恐情报合作的有效平台，并建立了应用于实战的专业数据库。但是在新一轮极端主义思潮面前，各国间现在的情报交流水平已显得不够，

<sup>1</sup> Никита Мендкович: эксперт Центра изуч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Афганистана, эксперт РСМД.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могут стат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угрозой для стран СНГ. [http://russiancouncil.ru/blogs/debate/?id\\_4=920](http://russiancouncil.ru/blogs/debate/?id_4=920)

<sup>2</sup>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条约》，[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_-eSEtm8K010xntfp\\_Yy3eWXN4B0Y90gt\\_ekb\\_4LKFwy75Be5JzrtxD1aor98N4jP7FYBXiE0LC8IJE5J-Ya](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_-eSEtm8K010xntfp_Yy3eWXN4B0Y90gt_ekb_4LKFwy75Be5JzrtxD1aor98N4jP7FYBXiE0LC8IJE5J-Ya)



尤其应重视各国及与各国相关的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和组织非法宣传、暴力活动、出入边境的情报与信息纳入搜集、交流、研判、预警的范围。

**(三) 边防合作。**中亚地区及我新疆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提出所谓“迁徙圣战”和“异地圣战”的口号，对跨国安全合作构成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中亚各国之间有着漫长的共同边境，近年一些中亚国家间关系发展不畅，严重影响到各国间政治互信和安全合作。我宜倡议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召开边防部门领导会议，讨论新形势下边防合作的问题。并可在资金保障、设备提供、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方面适当加大投入，协助中亚国家加固藩篱。

**(四) 禁毒合作。**中亚地区与阿富汗毗邻，大量毒品经中亚各国流入俄罗斯乃至欧洲。毒品贸易及其非法收入成为极端主义组织生存的重要资金来源，一系列与毒品共生的问题构成对各国及地区的复合性安全威胁。2013年4月上合组织禁毒部门领导人第四次会议上，我表示重视并积极推进与上合禁毒合作，并积极为相关国家提供人员培训、技术设备等支持。禁毒是中亚各国的安全利益共同点，是深入务实安全合作的切入点。我应积极支持上合地区反恐机构增加禁毒职能的建议，结合监视欧亚地区毒资流向，逐步建立缉毒情报与反恐情报共享平台。

**(五) 网络安全。**近年中亚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迎合中东乱局频繁利用国际互联网、移动通信等手段进行“圣战”意识传播，这一新出现苗头的发展蔓延极为迅速、影响空前广泛。我应积极支持在上合地区反恐机构成立网络专家工作小组的建议，并与中亚各国网络安全部门建立有效合作机制。针对极端主义分子利用各国法规与IT技术发展之间存在的时间差，我急需与中亚各国在信息安全合作方面开辟新领域，在立法执法、监控技术、防范攻击等方面进行交流，并探索信息安全情报交流和网上联合执法的可行方式。

**(六) 金融管控。**继续推动上合开放银行的成立，并在现形势下强调金融管控与地区及各国安全的重要联系。及时与中亚各国金融行业沟通信息，定期举行由各国央行领导和专家参加的世界金融形势分析交流会，组成金融专家工作小组，追踪和监控可疑资金流向。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175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